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三十回 丫環泄漏脫災厄

話說鳳小姐要刺常公子，公子乃文曲星下凡，原非本心宿娼。況他父為官清正，公子不遭此劫。鳳小姐起念時，驚了神聖，暗中保佑。鳳小姐提刀向前，恍惚如夢中有人，將她身子一推，翻下來，把小姐跌了一跤，刀已落地。公子睜眼看時，見一個女子跌在搭板，有剪刀一把，魂都斷了。只見那女子爬起，伸手拿刀，公子忙跪樓板磕頭說：「一人酒醉，不知怎入閨中，乞娘子饒我性命。」況小姐是個女流，不曾做過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況又未曾刺死他，戰戰兢兢的說：「我是含冤負屈之人，莫奈在此處，君子還要救我難中之人。」常公子定了神，想道：「我同張、李三人飲酒之時，是在張兄姐姐府上，又如何在此樓上？」又見衣服脫去，公子有些才學，便站起來說：「我問你在此，實是甚麼人？我同他好好飲酒，如何就把我灌醉了，怎麼到這樓上，因何拿刀刺我？須從直說了，若支吾，我定送官。」鳳小姐聽公子之言，不是自來的，忙起身說：「請君子坐下，待難女奉告。」公子先聽慌了，在燈光之後，不曾看得明白，轉在燈前，見小姐生得如花，品貌莊正，非娼家之人，只得坐下。鳳小姐說：「君子是何人拐進來的？」公子見問得有因，將白日古玩店遇張、李二人說了一遍，小姐知是媽兒、李四設的計，說：「此乃揚州有名的樂春園，院內牽頭，還有姓莫的叫莫上天，我是他拐來賣與院內的。」公子聽了此言，發了怒氣：「可惡，可惡，這兩個狗頭，好生無禮，焉敢如此，與我兄長兄短，明日定要送官，院中女子為何行刺？」小姐哭道：「難女非院內之人，是被奸徒拐賣來的。聞常公子是本郡姚太爺外甥，只勞公子，對姚公一言方便，可救難中人，則使我父母沒世不忘恩。」公子說：「你父母姓甚名誰，今居何處，怎生被拐，可說明白，小生自然相救，拿這班狗頭報仇。」

小姐忍淚說：「難女係河南開封府人，父親姓鳳名竹，曾做過太常寺正卿。因避謀財之害，欲奔湖州投叔父鳳林，半途衝散。莫上天拐我賣此，媽兒逼難女接客，寧死不從。今日媽兒說是吏部大堂公子，難女故要相刺，然後自縊，那時令母舅自然拿這些人正法，借報此仇，不料被公子識破，望其海涵。若肯相救，感恩不盡。」公子聽了正合爭春園之事，前日又會過鳳林，便起身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小姐莫非係孫佩賢弟之婦鳳棲霞麼？」小姐見問吃驚說：「公子怎認得孫佩，又知難女小字？」公子驚喜：「四路找尋弟婦，杳無音信，豈知身陷於此，今日會面，真天緣也。」就將杭州結拜，馬俊大鬧開封府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「如今，郝大哥命鮑剛、周順去救令叔去了。馬俊周龍往開封府去救孫佩去了，總在鐵球山相會。明日待小生稟過母舅，拿這般賊泄恨。」小姐在難中遇著，好不歡喜，又把他受苦的情由告訴一遍。公子穿了大衣，小姐穿上衫兒，二人坐到天明，公子道：「小生臨行之時，須要放肆，小姐亦要假作留情的模樣，若是行禮，恐被他們識破，走了信息，反為受災。」小姐說：「難女知道。」忙梳頭洗面，換了衣衫，媽兒領幾個丫環來叩門，公子起身開門，媽兒見鳳小姐面有喜色，又梳了頭，穿好了衣，心中甚喜，便笑道：「今夜不多睡，何起得這般早？」公子道：「因昨日不曾與母舅言明，出來一天一夜，恐他望我，我須要早點回去，說明了午後再來，少不得重重帶禮相送。」丫環捧上水來，二人洗了面，與媽兒同下樓來，到廳上，張、李、莫三人坐下齊說：「恭喜，非是小弟們放肆，騙兄到此，只為霞娘生得天姿國色，卻尋不出一位風流俊秀之人。昨日見兄品貌超群，故請進院，多有得罪。」又對鳳小姐說：「我三人為霞娘費盡心機，去請常兄來此。」公子與小姐二人恨不得吃他肉方得遂心，只應道：「小生自有重謝。」丫環擺上早膳，公子同媽兒坐了一桌，張李莫三人另坐一桌，用完早膳，公子對媽兒說：「小生即此謝了，又承霞娘留意，因昨日無心至此，未曾帶禮，小生回去稟過母舅，在此多玩幾天，何惜千金之費。」媽兒說：「只得得罪公子，老身還求公子，在太爺處出張告示貼在門前，禁止光棍。」公子說：「容易。」

起身對小姐說：「小生少陪，一刻就來。」小姐只得起身，老著面皮說：「有慢相公，求速些來。」公子點頭又與張三等作別說：「小生暫別，午後即來。」便帶書童走出，小姐相送出來，不好叮嚀，心如刀割，不覺淚下，公子看見知是小姐不敢囑咐，故亦流淚，便對小姐說：「你今不必如此，小生決不失言，即刻就來。」小姐點頭，送到二門口，張、李、莫三人同媽兒送出大門說：「有慢。」公子拱手說：「暫別。」媽兒說：「霞娘接了客，又會留情，叫我兒一夜碌碌，且去樓上安歇。」小姐答應上樓去了，張、李二人坐在椅上歡喜道：「罷了，這幾天把鞋子跑壞了，快拿酒我們吃。」莫上天說：「吃酒小事，叫媽兒把銀子兌了。」張三說：「多日都過了，何在吃酒時候。」媽兒道：「張相公說得是，當初老身說的話，難道少兌一釐半毫。」

李四道：「媽兒說得大方，不用你催。」叫丫頭到廚房備了酒席，不一時擺在廳上，四人坐下飲酒。媽兒說：「昨日蒙三位相公，替老身做了這件事，今日霞娘送常相公出去，那般留情，公子必要來的。非是我不兌銀子，因目下還欠百金。公子來必有二百金，那時一齊交兌。」張三道：「目今你莫把常相公當成好事，且他是公子，又是本府太爺外甥，他在客邊，那有多少銀子？」

便想當初，只要他破霞娘身子，另行接客。」李四道：「他就是官府公子們，他到此，不怕他不出銀。」他四人說得正高興。

旁邊丫頭叫喜兒，只有三四歲，插嘴說道：「大家莫歡喜，只怕下午就有禍。」張三喝道：「這個該死的，有何禍事？」喜兒說：「張相公，莫罵我，只怕還問罪呢。」李四見他說得蹊蹺，便叫：「喜兒，張相公吃了酒，不要理他，有話對我說，把錢與你買花。」喜兒說：「我昨夜在霞娘樓上歌」就把公子與小姐之言說了一遍，嚇得四人呆了。媽兒道：「罷了，怎好？」

李四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卻是難處。」又想道：「我有一計，好歹和他撞個金鐘兒。」便向媽兒耳邊說道：「你去如此如此，倘若哄得他動身，還有一樣作為，又脫了這難。」媽兒道：「倘若不依怎樣好？」李四道：「他不依允，另尋別處。」媽兒吩咐收拾行李，又叫站頭們到房內收拾，他便起身往後樓去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